

# 太平盛世

The Gilded Age

闻人悦阅 著

# 太平盛世

闻人悦阅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盛世 / 闻人悦阅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2011.5

ISBN 978-7-5502-0255-9

I. ①太… II. ①闻…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7236号

## 太平盛世

作 者: 闻人悦阅

选题策划: 严小额

责任编辑: 李 征

封面设计: 樊 瑶

版式设计: 王晓园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号2层 100011)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0千字 150mm × 220mm 1/16 13个印张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0255-9

定价: 28.8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000

## 闻人悦阅

我想这大概算是一个系列的成长笔记，孩子长成少年，少年离家远行，生活初露端倪，如流水一般继续前行。我久有写一些类似成长的故事的愿望，藉以送给我成长过程中一起走过某一段路的朋友们，希望他们从这里那里看到一点点成长的蛛丝马迹时，便会心笑一笑。关于过去的回忆，我用此刻的心情记录下来，变成一组虚构的故事，或许能在今后老去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准确地找到曾经敏感柔软的少年心事。

故事从《一九八〇年的蜜蜂和油菜花》开始。很多人觉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我们是幸运的，仿佛一切苦难和经验教训都已成书立传，今后只需借鉴，却不用亲身经历。所以我们最早的记忆与八十年代初的清新空气相关联。对于我来说是一大片望不到头的油菜花，金黄璀璨，以及蜂之热舞，在我的记忆里具有极清晰明朗的象征意义，常让我想到的时候，就觉得心中噼噼啪啪开出大片的花来。

稍后，我们的青春期成为一个目睹物质日益丰盈的过程，一切好像

在迎接一个太平盛世的到来，一时之间眼花缭乱，那是缤纷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当然世界并非百分百太平，但我们身边有一方乐土，很幸运地将少年们包裹其中。与所有和平年代的少年一样，成长不是沉重的，烦恼不过学业、恋爱、友谊、春花秋月，或者如何摆出一个指点江山的姿势。于是有了《中学时代的爱情传说》《蝴蝶秀，似水流年》《告别萨斯堡》。

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获得了远比上辈多得多的自由，然后把自由变成远行，横跨南北，由东到西，马不停蹄，在青春张扬时候，迫不及待地想到一个别的地方去，这应当是一种幸运。梦想在他方，远离故土，一定要走得更远，于是便有了《英伦日记》和《村的声》。

到《太平盛世》之中，恐怕有一点作为成人的觉悟。我们经历的到底是不是一个太平盛世呢？在世纪转折的时候，在事实面前，没有人可以回避这样的疑问。亲历2001年9月11日的沉重悲伤，看见文明的脆弱，是一种打击；看见灾难之后，人们想要重建太平，拥抱盛世的渴望，是一种醒悟。有时候，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时候，历史会重复自己的悲伤，那就是这漫长岁月中一次次人为的灾难。但是，有一点，是我们没法不做的，那就是穿过废墟走下去，即使装出坚强的样子。过去恐怕不是完全忘得了的吧，但是走下去是必须的。与任何时候的生活一样，还是有小快乐和小烦恼，爱情和友谊，加上一点岁月雕刻的成熟。即使曾经失望，也可以当做历练。

这样的一组故事，这样的一群少年，希望其中一些七情六欲不产生所谓地域的限制。如今的时代，文明的进步，信息的流通，应该已经让很多东西变成易于理解和沟通的了。

## 闻人悦阅

这是一份青春备忘，记录了一些年轻的心情，因为不想忘记。重新看这些故事，像在微风里穿过。从《一九八零年的蜜蜂和油菜花》开始，少年成长，世界看似丰盈美丽，起初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即便在许多时日之后仍旧让人怅然若失，但也像翻飞的柳絮，不能够重于泰山。一路走，穿过各种心事，《中学时代的爱情传说》、《蝴蝶秀，似水流年》、《告别萨斯堡》、《英伦日记》、《村的声》，年轻的心事总是脆弱而美丽，如同这个世界。也许这个世界在某个时候曾经在我们面前呈现过一幅金碧辉煌的壮丽景象，但在那样的时刻，很难让人真的了解这其实只是一个美好的难达的愿望。写《太平盛世》是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之后，书中的一些人物在那件事之后的纽约重聚，回忆让心中的感觉暖起来，但是却也不能不意识到，与太平盛世，恐怕真的擦肩而过了，就像青春中的一些残酷的真实。我们举起手，挥挥手，生命中有过的，就在心上永远留一个印记。

一切都在改变之中。不论什么时候，人们都这么说，而且仿佛都有

充分的理由。二零零一年的九月之后，人们当然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世界将不会再相同。然后，又是一个十年。这段时间当中，变化在不断地来，各种新的产品都在宣称改变了世界，而金融危机来了，也没有真的变成所有一切的终结，所以曾经有过的伤痛渐渐变得相隔遥远，几乎让人觉得即便忘记了也没有什么。但这第十个年头却来之不易，仿佛有什么愤怒的力量对这个世界生了气，以致于要用一系列的灾难来付出代价。地震、海啸、核电站毁损带来的危机让人想起十年前大厦的倾塌。这就是我们的文明，原来那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十年前对太平盛世的怀疑，到十年后，仍旧是一样的怀疑。如同在夜晚，俯瞰灯火通明的城市，那样美丽，也那样令人担心。

这个世界没有变的更好，也没有更坏，依然脆弱而美丽，如同青春。青春在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吧。

- 001 自序：这样的世代
- 003 写给简体版：这依然脆弱而美丽的世界
- 001 太平盛世
- 057 一九八〇年的蜜蜂和油菜地
- 087 中学时代的爱情传说
- 109 蝴蝶秀，似水流年
- 123 告别萨斯堡
- 131 英伦日记
- 165 村的声
- 194 获奖感言



太平盛世

我与小刚同年，比小蕙大一岁，比起崇光来，则小一岁。我们都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对于七十年代，我们其实全无印象，仅有的一些感想都来自于道听途说。在我们还没有懂事的时候，也就是七十年代末的那几年，中国的一切似乎还相当单纯，一切尘埃落定，风平浪静，大家都站在相同的起点上，仅仅是呼吸暴风雨后清洁的空气就可以让人觉得甜美而满足了。当然，也许不是这样的，但我们懂事以后吸收的知识似乎都越过了那段日子，着重于一些别的历史时刻。所以，我们对于没有经历过的那场六十年代开始的动乱，以及再前面一些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浮光掠影那类的事，反而更加了解。这样一来，我总觉得孩提时代极其遥远，那年代就像没有来过。我与崇光他们认识的时候正处于年龄的分界岭，之前，一切的记忆都笼统或者支离破碎；之后，所有的印象就变得鲜活了。那种感觉就像一夜之间长大了，当然只是长成了少年而已。成人是一件麻烦得多的事，要经过蜕变或者大的苦痛，绝不是一瞬间就可以轻松来临的。当然，那是要到后来才知道的。

我认识他们三人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好朋友了。我是插班生，很幸

运地被安排坐在小慧旁边，由此认识了我整个少年时代最重要的朋友。可是人生有时候就像在盘山公路上行驶的车，一个大的转弯就把过去甩在了后面，我们没有保持相同的速度，或者根本就开到不同的山上去了。总之，到了后来，我们竟断了联系。

我们都没有一辈子留在同一个城市，许多与我们同龄的人也没有，大家都想到远方去，于是很多人去了国外，在一个小时没有想到过的城市落脚，然后再搬去另一个城市，好似热闹而繁华的样子。在这样的搬迁中，有一些东西就无法避免地遗失了，这并不是很好的感觉。生命中某一部分出现过的重要的人，像从空气中消失了一样，与目前的生活怎么也扯不上关系了，只能留在记忆里。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也一直没有很起劲地要与他们恢复联络，尽管同时却非常想念。

我在纽约，而他们三人可能在任何一个城市，在中国，在欧洲，或者在北美。

就这样子，许多年过去了。

生命在无数琐碎的事中进行，当然也有大事发生，比如毕业，第一天工作，升职，恋爱，分手，旅行，都是一些个人的大事，与社会的正常运作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也有的时候觉得生命好像没有真正的开始，但又说不清有什么具体的期盼。这样的时刻就像走到了雾里去，每天的日子没有什么具体的分界，印象反而不如少年时代留下的记忆鲜明。

## 二〇〇一年，纽约

在纽约的这段日子，倪裳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在同一家投资银行上班，都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经济最好的那几年进这家公司的，当时抱着穿漂亮的套装狠狠地干一场的理想，与大批踌躇满志大学刚毕业的青年一起，摩拳擦掌，大踏步地走了进来。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少年的日子过去了就回不来了，生活也与想象的有点差距，三四年就那么过去了。

因为经济太好，华尔街的一些大公司都免除了穿套装的规定，那是为了看齐行业新贵，那些网络公司的自由气氛。不用穿制服一样的套装了，其实那时候套装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倒不如商业休闲装舒服，但工作还是一样铺天盖地，几乎占据我们所有的时间。到经济逐渐低落时，网络公司也成了泡沫，工作却没有轻松起来。

而生活，乍一看，似乎无可挑剔，当然也谈不上十分的满意。公司制度就是这样，一旦开始，上了轨道，就如一列呼呼前进的火车，无法跳

下来，大概是害怕跳下来的后果，重重跌一跤倒还是其次，主要是再做什么样的选择。周围也许另有看上去不错的火车开过，但是不一定跳得上去。所以抱着先在这辆不坏的车上坐着再看看的想法，一犹豫，转眼已在千里之外了。

倪裳比我晚几个月上班。那天午后，在电梯里，两三个不认识的秘书在闲聊，她们说，又来了个中国女孩子，真是可爱，穿着漂亮的套装，看上去只有十多岁似的。娃娃脸，已经是管理科的硕士，据说还很犀利的，控制不住好奇，问她的年纪，已经二十六了。但不管怎么说，真的是可爱。乍一看，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女孩子，哪里像是来上班的，幸好穿了那么正式的套装，到底是东方人，不显年龄……电梯门开了，她们就一哄地走了出去。当时，我想，那是她第一天上班吧，还穿着套装呢。

当天看见她，远远瞥见一眼，就知道她是她们所说的那个女孩子。我们不在同一个部门，算起来，她在职位上略高我一级，但我们还是通过某种机会逐渐熟了起来，过了一阵就成为亲密的朋友。不全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的缘故，在华尔街上班的中国人多得一塌糊涂，不见得都谈得来，所以，只能用缘分解释吧。

我们都习惯早起，经常在公司一起吃早餐，在要加班的晚上，那样的晚上通常很多，一起叫外卖来吃。周末也见面，吃饭，或者看演出，交换购物的心得，花很多工资在物质上，也一起旅行，对我们来说，背包旅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开始贪图住与行的舒适，换句话说就是把努力赚得的工资努力地花出去。这样的生活，也许有的人会羡慕，也有很多人会觉得无聊而空虚吧。但年轻的人，特别在经济上扬的时期，对于未来想得大概都不会太多吧，如果要有有什么改变的话，明天再开始打算，也还来得及。

我们走得那么近，也与碰巧都没有男朋友有些关系。因为是女孩子，总会谈到这个话题，哪怕是擦边而过。虽然我不太喜欢分享这方面的故事，也感觉到她也不太想提。但好像是某种默契或者仪式，作为好朋友，好像有必要让对方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想法。总之，在这特定的时期里，我与她好像都提不起爱一个人的兴致来，再说，这也不是想就能实现的事。同时，对于男孩子，我们都没有设定特别的目标或者条件，纯粹处在一种暂时无所谓的状态。而且工作真的很忙，标准常常是要做到百分之二百那么好。我想，我们两人至少起到了互相安慰的作用，在这样的世界上，身边没有几个你知道会关心自己的人，还真的是很要命的事。

倪裳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习惯，她自己也不讳言，都是这几年才形成的，但与她这个人相得益彰，好像变成了标签一样的东西，与生俱来的一样。比如喜欢英国的时装，会在夏天去英国看表演，也了解伦敦大减价的时节；在布明黛百货公司买生活用品及家具；喜欢看话剧、小型的现代舞表演；周末喜欢在格林威治村或者乔贝卡区的小餐馆吃饭，餐馆虽小，往往美味，且经常看得到名人；习惯运动，做瑜伽，冬天滑雪。我受她的影响，兴趣也有些改变，她有着很显著的能引导别人喜好的能力。我们认识一批兴趣相像的人，大多是专业人士，玩玩闹闹，日子仿佛就会这样过下去了，轻巧的，风平浪静的。然后，有一天，我们又会恋爱，天空添一点玫瑰色，大约不会是天崩地裂那种。世界好像就会这样进行似的，没有任何意外地踏步前进。我们都是那么普通的人，在普通的每一天里过着随心所欲的太平日子。

有一次，我想起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发现一种惊人的相似，一种很单纯的气氛弥漫在我生活着的这个城市里。我把这个想法告

诉倪裳。倪裳说，我比你略大，对七十年代尚有记忆，你的印象是不对的，或者你根本没有印象。那时候，怎么说呢，的确是有快乐的，但是还是有创伤吧。比如我们家，当然，那只是我们家而已，或许没有我们家那种经历的人会像你所说的那样，无忧无虑。但是，总的来说，你的印象是不对的。

我看着她眼睛，想看出一些关于创伤的痕迹来，但那双眼睛平静美丽，充满安详，找不到像她严肃的口气那样的东西。倪裳将面前酒杯里的盛徘徊格诺矿泉水慢慢喝尽，将酒杯慢慢放下，做出就说到这里、不要再说下去了的神态来。我失去了一个询问她家庭历史的机会。然后，她叫服务生过来，微笑地与他商量叫什么甜点。我只叫了一杯茶，突然失去了吃甜点的胃口。原来眼睛看见的，或者心灵感受到的东西有时候会欺骗人，虽然是甜美的小骗局。就像倪裳，她的心深处，隐藏着谁也看不见的碰了会疼痛的什么东西，时间久了，变得只有一点点大了，但毕竟她心里应该不是表面看到的那样单纯而宁静吧。

后来，倪裳用总结性的口吻说，一切都会过去。所以没有什么。你的感觉也许并没有错。不管什么样的悲伤都会消失，这本身就是这样单纯简单的。她似乎想安慰我。谁也没有想到她的这句话竟然可以在不久的将来，用来对一件大事作类似的总结。这真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那天，我们吃饭的餐馆叫做多瑙河，是乔贝卡区有名的欧洲餐馆，可以说是日日客满，充满太平盛世旖旎风光的一个地方，后来也因为那件大事无法营业达几个月那么久。那件事是第二天发生的。

整件事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不论以什么角度看，那都是历史性的事件，会被当成人类历史上的灾难记到史书里去，身临其境，几乎可以成为一辈子的话题。但后来，说了几次，我就再也不愿意重复，那

样的细节和受伤的感觉，情愿它在记忆里沉睡死去了才好。

这件事对于我个人的影响，算是比较微不足道的，只是制造了一些不方便，比如有两三个星期无法回家，要住旅馆，因为公寓在灾区附近，停水停电；有几天无法上班，公司遭受严重损失，整个华尔街亦如此，继而就担心被裁员的可能；然后就要考虑搬家的必要等等。另外最大的意外则是与崇光的重逢。竟然与崇光在这样的一个日子相遇，简直是一件带着黑色幽默的事，叫我笑不出来，但这总算是那天发生的唯一的一件好事。

那一天，如果说有什么后怕的话，就是对于死亡的恐惧，真的是这样，不知道生命会不会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被拿去了。两幢一百多层高的楼，刹时间就灰飞烟灭，不见了，包括里面的人，都化成了灰，浓密厚重地飞在华尔街空气中的烟幕。不错，那两幢世贸大楼被恐怖分子袭击，用飞机撞出了两个燃烧的大洞来，那时候，我与倪裳站在公司三十多层办公室的窗户前都看见了，但是与大多数人一样，直到看见两座高楼像松掉的蛋糕，无声地垮下来的前一刻，都没有作任何大楼会倒塌的心理准备。也许一切太快，没有办法作出合理的判断，而大楼倒塌时候的声音一定也是巨大的，但不知是人声鼎沸的缘故，还是心理上根本拒绝对这样的声音作出反应，一点也没有听到。

我与倪裳刚吃完早餐，疏散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在浓烟里，看不见彼此地行走，周围默默走着成千上万披着灰尘的人，也不知道这样的事是怎么发生的，也不知道有没有更坏的事会来，就是这个时候感觉到死亡的，仿佛很轻率就会发生似的，倒也不怕，只是觉得那是一种可能，如果来了，就躲不过去的一种可能。也来不及想生命会不会有遗憾这样的事，反而觉得这仿佛是电影里的场面，绝对有些超现



实的味道。

倪裳一直走在我旁边，一直沉默，后来，走出金融区的时候，她说，应该穿平跟鞋的。这句话，把我心中少许的恐惧赶走，我们已经走出了烟雾区。她在第一个能买到鞋子的地方买了一双球鞋，那是在中国城附近的一个小摊。她将那双巴利高跟鞋脱下来，却忘记带走，永远留在了一个记不清方位的小街角上了。那双球鞋只要三块钱，真是不可思议的便宜。

就是在这样的一天里，崇光的出现简直带着某种象征意义。

遇见崇光的时候，我与倪裳在东村的一家日本小餐馆歇下来，打算吃了中饭再看怎么办。这简直是乱了套的一天，餐馆里的收音机被打到最高音量，尖声报道着华尔街那边的动态，还有华盛顿也出事了，那是根本没有头绪的报道，纯粹说着发生了的事实，以及猜测，没有可以安定人心的作定论性的讲话，布什还没有发表讲话稿，我们小声猜测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困难，真是叫人着急，他毕竟是刚上任不久的总统啊。外边街上络绎不绝的是从华尔街走来的人群。因为华尔街在曼哈顿最南端，过去就是海了，出了这样的事，大家就只有往北走，或者从下城的几座桥走到布鲁克林去。

我与倪裳与其说对曼哈顿有莫名其妙的坚定信心，不如说是因为没有去过布鲁克林，不认识那边的路，不知道过去了要走到哪里去。总之选择往北走变成了唯一的选择。崇光就是在这样的人群里出现的。我隔着餐馆的落地玻璃窗认出他来。没错，就是他。连我自己也很惊讶竟然一眼就把他认了出来。也许那正是一直在我记忆很深的地方反复出现的脸容吧，总之，一看就知道是他没有错，但一时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